

# 卷五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  
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  
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  
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  
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

聖訓

初梁宮殿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

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

改營之一如洛陽宮之制既成

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

書名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撰者 宋 江少虞 撰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貴重 34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五  
祖宗聖訓

仁宗 英宗 神宗  
仁宗

天聖七年曹侍中利用因姪汭聚無賴不軌獄既具  
有司欲盡劾交結利用者儉人幸其便陰以文武四  
十餘人諷之俾深治 仁宗察之急出手詔其文武  
臣僚內有先曾與曹利用交涉往還曾被薦舉及嘗  
親暱之人並不得節外根問其中雖有涉內之事者  
恐註誤亦不得深行鍛鍊其仁卹至此是年聖壽二  
十 皇祐中楊待制安國述英閣講周易至節卦有  
慎言語節飲食之句揚以語朴 仁宗反問賈魏公  
曰慎何言語節何節食魏公 從容進其說曰在君

子言之則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節在王者言之則命令為言語燕樂為飲食君天下者當慎命令節燕樂 上大喜後講論語當經者乃東北一明經臣講至自行束修以上之文忽進數談殆近乎鑷進曰至於聖師誨人尚得少物况餘人乎侍筵羣公驚愧汗駭明日傳宣經筵臣僚各賜十縑諸公皆耻之方議共納時宋苜公庠留身奏臣聞某人經筵進鄙猥之說自當深譴返以錫賜誠謂非宜然餘臣皆已行之命拜賜可也若臣弟祁以臣在政府於議不便今謹獨納 上笑曰若卿弟獨納不特妨諸臣亦貽某人之羞但傳朕意受之 並湘山野錄

曾人李廷臣頃官瓊管一日過市有獠子持錦臂鞵鬻於市者織成詩一聯取視之乃 仁廟景祐五年

賜新進士詩也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嗚呼仁祖天章揆麗固足以流播荒服盖亦仁德醇厚有以深浹夷獠之心故使愛服如此也廷臣以千錢易得之貼之小屏致几席間以為朝夕之玩 出澠水燕談十一月癸巳以皇子生燕宗室於太清樓讀三朝寶訓賜御書又出寶元夫人祥異書示輔臣其書帝所集天地辰緯雲氣雜占九七百五十六分三十門為十卷慶曆元年七月戊申朔出御製觀文鑒古圖記以示輔臣

天章閣侍講林瑀上周易天人會元紀御史中丞賈昌朝言瑀以陰陽小說上惑天聽不宜在勸講之地帝諭輔臣曰人臣雖有才學若過為巧偽終有形迹乃落瑀職通判饒州

寶元二年三月壬寅編修院與三司上歷代天下戶數前漢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後漢千六百七萬七千九百六十魏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晉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宋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後魏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北齊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後周三百五十萬隋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國朝太祖朝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太宗朝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朝八百六十六萬九千七百七十九寶元元年千一百一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先是述英閣讀真宗正說養民篇見歷代戶口登耗之數帝顧讀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侍讀學士梅詢對曰先帝所作蓋述前

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斂無藝則版圖衰減自五代之季生齒凋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宗繼聖承祧休養百姓天下戶口之數蓋倍於前矣因詔三司及編修院檢閱以聞至是上之見帝學仁宗時宦官雖有蒙寵信甚者臺諫言其罪輒斥之不吝也由是不能弄權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妙九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又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九為奇絕又出三百點外出廬陵歸田錄

仁宗皇帝暑月不揮扇鎮侍述英閣常見左右以拂子歐蚊蠅而已冬月不御鑪御殿則於朶殿設爐以

禦寒氣甚則於殿之兩隅設之醫者云體備中和之氣則然

東軒筆錄

慶曆四年八月乙卯 上曰近觀諸路提轉所按舉官吏務為苛刻不存遠大可降詔約束

嘉祐中蘇轍舉賢良對策極言闕失其略曰聞之道路 陛下宮中貴姬至以十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咨謨便殿無所顧問考官以下初無此事轍妄言欲黜之 仁宗曰朕設制科本求敢言之事轍小官敢如此極言特與科名仍令史官編錄正公筆孔公道輔以剛毅直諫名聞天下知諫院日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為中丞日諫廢郭后其後知兗州日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 仁宗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為龍圖

閣直學士

見倦遊雜錄

王清昭應宮使王曾請命館閣校道藏經

仁宗因言其書多載飛鍊金石服餌之事不如老氏五千言清淨而簡要也宰相張知白曰老氏五千言道德之本非同方士一曲之說也

慶曆二年正月光祿寺丞盛中甫馬直方在館讀書自陳歲久請以貼職 仁宗曰儒館之職豈可求邪止令太官給食候三年與試因詔罷館閣讀書

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夏竦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程琳薦尚書屯田員外郎張碩秘書丞蔡抗太子中舍李仲昌節度掌書記李師錫等試館職

仁宗曰館職當用文學之士名實相稱者居之近時所舉多浮薄之人朕甚不取也於是碩等送審官院

與記姓名而已 見蓬山志

### 英宗

治平三年 英宗改清居殿曰欽明殿命直龍圖閣王廣淵書洪範於屏謂廣淵曰先帝臨御四十二年天下承平得無以爲朕方屬多事其敢自逸故改此殿名因訪廣淵先儒論洪範得失廣淵對以張景所得最深以景論七篇進翌日 上復召對延和曰景所說過先儒遠矣以三德爲馭臣之柄尤爲善論朕遇臣下嘗務謙柔聽納之間則自以剛斷此屏置之坐右豈特無逸之戒也

英宗謂輔臣曰諫官御史貴通達大體如任已愛增以中傷善良或繩治細故規圖塞言 責此何足以補職卿等亦當察之

英宗謂輔臣曰館閣所以育俊才比欲選人出使無可者豈乏才邪參知政事歐陽脩曰今取才路狹館閣止用編校書籍選人進用稍遲當廣任才之路漸入此職庶幾可以得人趙槩曰養育人才當試其所長而用之 上曰卿等爲朕各舉才行兼善者數人雖親戚世家勿嫌朕當親閱可否宰相曾公亮等曰使臣等自薦而自用之未免於嫌也韓琦曰臣等所患人才難於中選果得其人議論能否固何嫌也 上因使薦之於是琦公亮脩槩所舉者九三十人皆令召試琦等又以人多難之 上曰旣委公等舉苟賢豈患多也乃先召尚書度支員外郎蔡延慶尚書屯田員外郎葉均太常博士劉汾王效夏倚太子中允張公裕大理寺丞李常光祿寺丞胡宗愈雄武軍

節度推官章惇前密州觀察推官王存等十人餘復試之

治平三年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集戰國下訖五代君臣事迹可以為監戒者為編年書名曰通志八卷上之英宗覽而善之又詔光置局秘閣辟官二人續其後事俟書成取旨乃賜名

英宗初即位輔臣請如乾興故事雙日召侍臣講讀上曰當俟祔廟畢擇日開經筵見講讀官

上既御經筵諭任守中曰方日求講官又待對未食必勞倦自今視事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故事講讀畢拜而退上命毋拜遂以為常

治平元年詔葬皇后乳母朱嘉郡夫人賈氏而開封府言徙掘民墓不便上曰豈宜以此擾民邪命勿

徙是歲京東西路水災而陳蔡宿亳州尤甚

上既遣三司副使李肅之等分視被水州軍又命三司以上供米三萬石賑濟之

諫官陳升之言比來館閣遷任益輕非所以聚天下賢才長育成就之意請約今在職者之數著為定負有論薦者中書籍其名若有關即取其文學行義傑然為眾所推者取旨召試詔從之

### 神宗

熙寧五年六月上曰人有才不可置之閑處因言漢武亦能用人人才王安石曰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將帥止衛霍輩至天下戶口減半然亦不能減勾奴上曰漢武帝至不仁以一馬之故勞師萬里侯者七十餘人視人命如草芥然此天下戶口所以減半也

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可如此安石曰不仁如此非特人禍陰陽之報亦豈可逃也 上又曰有政事則豈特人得其所鳥獸魚鱉不成若

上曰堯舜之時鳳凰來儀自不足怪

熙寧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爭之曰不然法不行 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猶有怨咨者豈足顧也上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

熙寧二年 上曰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一庸人嘗痛心疾首

上事慈聖至誠極孝所以娛悅右無不至在宮中從右行必自扶掖視膳定省唯謹右嘗幸金明池豫爲百寶船其日馳以上壽 上謙冲退託去華務實終

身不受尊號帝王之盛德也熙寧二年

上謂執政曰尊號於朕一無加損雖加百字奚益元豐三年詔曰朕惟皇以道帝以德王以業各因時制名用配其實朕承祖宗之休宅士民之上九虛文繁禮悉已革去而近司羣辟猶或時以稱號見請雖出於歸美報上之忠然非朕所以若替先王之意自今每遇大禮罷上尊號

元豐元年十一月宰臣吳珪等云功臣非古

陛下即位上徽號至數十而不許臣等何功乃例蒙恩數乞於銜位中減罷詔如其請

元豐四年五月有上書乞慎擇守令者

上謂輔臣曰天下守令衆至千餘人其才難以徧知立法於此使象之於彼從之則爲是倍之則爲非以



此進退方有準的所謂朝廷有政也如漢黃霸妄爲  
條教以干名譽在所當治而反增秩賜金夫家自爲  
政人自爲俗先王之所必誅變風變雅詩人所刺朝  
廷爲一好惡定國是守令雖衆沙汰數年自當得人  
也

五年二月 上曰刺史縣令治民爲最近漢自刺史  
有入三公者蓋重其任耳今之藩郡不過數十往往  
多不得人則縣令可知也自今更宜慎擇

元豐五年五月 上謂輔臣曰雖周之盛時亦以爲  
才難 唯能以道沈觀不拘流品隨材任使則取人  
之路廣苟不稱職便可黜退不可謂已與之官祿反  
以係吝而難於用法如臣下有勞朝廷見知雖有過  
失亦當寬貸如吳居厚使京東治財數百萬設有失

陷官錢二三千緡其功自可除過故律有議勞議賢  
之法亦周之八柄詔王之遺意也然有司議罪自當  
官守誅宥則繫主斷如此則用人之道無難矣韓絳  
嘗言陛下臨御以來內則講求典禮總一制度流幹  
財弊總核庶獄外則團結兵將討伐違傲開拓疆境  
經制邊用凡所措置悉該聖慮一有奏稟皆出宸斷  
上曰朕觀三代以至唐未有百年之間無患難者國  
家承 祖宗之業外平如此朕嗣守大器日夜恐懼  
以思爲治之道無如擇人又曰將帥最難得人唐三  
百年中惟一郭子儀耳朕觀其人本應武舉因誦杜  
牧詩云未如終始郭汾陽嗟嘆久之  
元豐中輔臣論及人材 上曰人材固有小大若古  
之立功名者管仲之於齊商鞅之於秦吳起之於楚

皆使政令必行若於道則未也傳說之於商周公之於周可謂尚道德而兼功名者也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實亦無補於事

諫官楊繪言向傳範右族不當守鄆領安撫使彥博曰傳範累典郡非緣外戚上曰得諫官如此敢言甚好可以止他妄求者九月輔臣有言將帥宜置副貳者上曰人之忌能者衆今舉所知不過取其出已下者非有至誠惻怛之心爲朝廷立事也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嘉祐八年五月始聽講于東宮天資好學尋繹訪問至日具內侍言恐飢當食上曰聽讀方樂豈覺飢耶英宗以上讀書太多嘗遣內侍止之當講讀正衣冠拱手雖大暑未嘗使人揮扇待官僚有禮伴讀王陶入侍上率弟顯拜

之陶讀舜本紀言舜孝友事大愛慕之又讀商本紀仲虺作誥因取尚書讀之至志自滿九族乃離上曰微子去之是也已上見

一日宰執對畢樞密退富彥國召留之因奏臣前蒙宣諭當君臣相體悉心盡節無嫌疑形迹隱避臣以謂此誠堯舜盛德然獨臣蒙此宣諭臣以謂中書樞密臣僚皆宜知陛下聖意如此上曰每如此宣諭諸人弼又奏大臣須和乃能成事若懷私意各執已見不務盡理互相疑間則無由成事須衆人一心則能副陛下委任臣比見大臣各懷私意則相舛而廢事上曰朕夙夜焦勞正期大臣有一心共成國家之務執政須是不執已見務求當而已朝廷事若捨却義理何所考據弼曰今大臣各有蘊蓄豈不

願盡心以俟 陛下但其間或恐上忤聖意恐或為  
小人所攻或以事大難行須是彼此一心則事無不  
濟臣衰老不才然蒙 陛下恩遇殊異有所見不敢  
避忤旨理須極言 上曰相公言及此能用心如此  
則天下不勝幸甚朕無適莫惟義理所在與大臣議  
事苟見其有理何所不從但恐或有微伺風指不肯  
盡言寬夫曰臣等奏事一言不從或至再三陛下未  
嘗有不從者 上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天地之變唯  
有正厥事乃所以應之也弼又言今所進用或是刻  
薄小材之人恐須多進用醇厚敦實之人小材雖似  
可喜然害事壞風俗不可長仲因言盧杞姦邪而德  
宗不知此乃所以為姦盧杞非無才然以其姦邪故  
害事 上曰大臣正要與天下圖治三相既如此則

參樞皆宜如此用心務相協和每事求義理所在朕  
與卿等終身共守此於是皆拜 以上熙寧奏對

熙寧四年王荆公當國欲以朱東之監左藏庫東之  
辭曰左帑有火禁而年高宿直非便聞欲除某人幹  
當進奏院忘其人名實願易之荆公許諾翊曰於  
上前進某人監左藏庫 上曰不用朱東之監左藏  
庫何也荆公震駭莫測其由上之機神臨下多知外  
事雖纖微莫可隱也

熙寧十年王荆公初罷相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學士  
知金陵薦呂惠卿為參政而去既而呂得君怙權慮  
荆公復進因郊禮薦荆公為節度使平章事方進熟  
上察見其情遽問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  
官呂無以對明年復召荆公秉政而王呂益相失矣

神宗皇帝在春官時極冲幼孫思恭為侍讀一日講孟子至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思恭泛引古今助順之事而不及親戚畔之者上顧曰微子紂之諸父也抱祭器而入周非親戚畔之耶思恭釋然駭伏上之睿明可謂聞一知十矣

東軒筆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五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  
君臣知遇

文太師

元豐七年春文太師告老奏乞赴闕親辭天  
陛庶盡臣子之誠既見神宗即日對御錫宴顧問  
溫密上酌御琖親勸數日將朝辭上遣中使以手  
札諭公留過清明敕有司為公備二舟汴汴還洛清  
明日錫宴王津園公作詩示同席將行特命三省已  
上赴瓊林苑宴餞復賜御詩送行公留京師一月九  
對上者五錫宴者三賜詩者再顧問不名稱曰太  
師寵數優異近世無比見灑水燕談

王冀公

王冀公罷參政真宗朝夕欲見擇便殿清近惟資